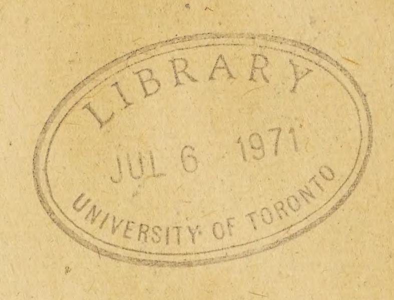


LIBRARY
JUL 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71
Z6L48
V.11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lunmengjingyi11liri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

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于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

可謂大勇者矣

尹曰人之性無不善蓋無有聞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信何患不至乎孟子可謂諭之以道

滕定公薨章

伊川曰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即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問喪止於三年何也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于親至此猶未忘

故必至再變再變猶未忘故又繼之以一

時

尹曰聖賢之道繫于行與不行人之聞道

在于信與不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

而孟子轍轘天下卒無所遇悲夫

滕文公問爲國章

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

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又曰卿

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又曰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又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倣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倣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

儆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此段或疑非先生語

橫渠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

埆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閒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閒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

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矣伊川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十一也先生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獲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反有議論先生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或曰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已功

則如何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明道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伊川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伊川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先生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伊川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一也先生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

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伊川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竭目力焉能盡方員平直須是要規矩二程又問官戸占田過制者如何先生云如又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畝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

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

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
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
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
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
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吾所
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
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

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呂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爲徹

楊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于此歟

尹曰傅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聖賢之用于世其心一揆使孟子之言得行豈特善于一國而已行而無助類皆如此可爲興歎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伊川曰許行所爲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當時羲農之事失其義理者猶之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是也　又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只爲于己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

不曾實有之　又曰氣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張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得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人一般聖人

于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一云堯之于民匡直輔翼聖賢于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

明道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蓋于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鈍矣然觀其于孔子沒築室於場三年然後歸則其志亦可見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

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伊川曰孔子門人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子夏子張子游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

呂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爲有餘貧食百畝不爲不足則貧

富均矣至于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楊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

乎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葢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敘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焉而已矣　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臯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臯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臯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

以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
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
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
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尹曰異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
豈有旣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
可謂盡善盡美矣雖然古之爲異端者則
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
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

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章

伊川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故直之也

橫渠曰夷子謂愛無差等則二本也彼有取爾也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尹曰老吾老以及人老一本也愛無差等

二本也一本者理也二本者僞也夷子之道無孟子以詰之其爲後世之惑豈有旣乎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楊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曰居今之世其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

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

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尹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

伊川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又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

廣居

尹曰公孫衍張儀孟子以爲妾婦之道爲其不以義而事君也夫居正位而行大道不以利害動其心者豈儀衍之敢望哉

周霄問章

尹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而仕直鑽穴之徒歟

彭更問章

尹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所無媿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

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
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尹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
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强國
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强弱之勢言之
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章

尹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

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鬨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楊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矙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矙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楊

子謂詘身以信道非也

尹曰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

也不可以不察

戴盈之曰什一章

謝曰明知此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

去是不勇也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天下之

達道三仁知勇而已

楊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入主一線路終

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

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尹曰去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

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

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

闢之所以廓如也

或問伊川曰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

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

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

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

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

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敎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又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

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
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
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
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
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又曰楊子似
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
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又曰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
子似子夏　又曰不能克已則爲楊氏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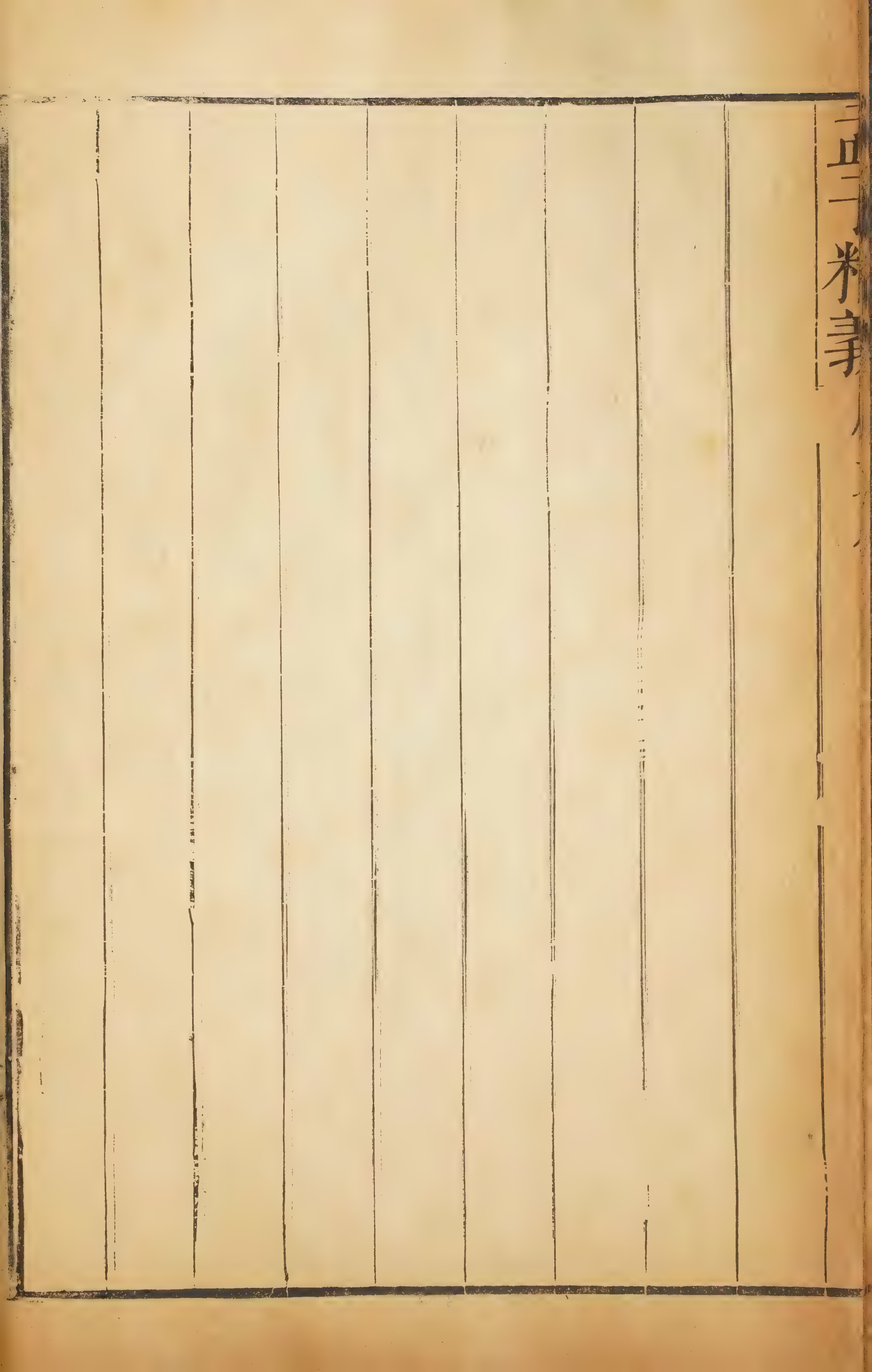
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又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又曰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辯也

尹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

且以好辯目之不亦異哉是以常人之心度聖賢之心也

臣章曰陳仲子章

尹曰君子之爲君子者曰理曰義理義者心之正也充仲子之操豈所謂理義也哉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七

閩安溪李日焜省甫輯

甥德化鄧元重仲慈

壻晉江黃式讓允人

男　光墺廣卿

　　光型儀卿

全較定正字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尹曰治國而無法度未有能成善治者也雖聰巧有過人之知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捨規矩而欲成方員捨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是以孟子反覆開陳而繼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後世人臣不知出此義而言治道者妄也謂吾君不能者多矣皆孟子之罪人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伊川曰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又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又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

天下謂之桀紂

游曰愛敬盡於事親則孝之性盡矣盡之云者愛欽之道於是至矣不可以有加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其理正如此也孟子言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至於聖人而後爲至者蓋非盡性不能也學者之於人倫亦期於盡而已矣

楊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

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

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

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

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尹曰孟子每言治民事君之法又力言其

危亡名諡所以深戒後世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尹曰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

世曾莫省夫仁而爲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尹曰有是實則有是應無非自己者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楊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齊家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

也

尹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故大學之道必以脩身正心爲本不有其本未有能成功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呂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親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寬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

國治天下也何有

尹曰此理至要而易行而人未始以爲急務不知要道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伊川曰凡言五年七年之類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學者當思其所作爲如何乃有益

尹曰古者方伯連率至於附庸小大有序莫不安其分也至於後世戰爭尚力以强

弱而亂其序矣爲小國者旣不能安其小又不能師文王而無敵於天下徒恥之無益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尹曰自古亡國敗家者皆由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故也是以古之明君常以危亡菑害爲深念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尹曰得民心者無他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而已矣不能爲此至於困憂辱陷

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伊川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又曰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

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

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又曰語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下愚有二自暴也

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

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愚民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尹曰人孰不可以聞善難與言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爲善難與爲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尹曰治有本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伊川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又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呂曰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然後已

明善者能明其善而巳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悅之而巳在吾身誠有是善所以能誠其身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志在及民而巳反求諸約不至於明善則雖有民不可得而治矣蓋明善則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矣明善者致知之所及也及乎知至則所謂善者乃吾性之所固有非思勉之所能及也反

求身而萬物皆備則斯善也知有諸已矣善而不知有諸已則雖父子之恩猶疑出於非性則所以事乎親者或幾乎僞矣如舜之事親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則其誠乎身者可知矣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則人之所信於朋友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內誠盡乎父母內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信之矣故曰不順乎親不

信乎朋友矣上之所求乎下者不察乎鄉則不得察乎鄉者不見乎家則不得苟誠其身矣則患行之不著人之不知未之有也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吾所加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又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

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絜之物理理之所同然者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卽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卽聖人聖人卽天從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

不容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也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則不足以至乎誠矣

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然有誠者有誠之者不

勉而中無爲也不思而得無思也從容乎中道是聖人之事也故爲天道至於擇善則有思矣固執之則有爲矣拳拳乎中道是賢人之事也故爲人之道聖賢雖異稟其爲誠身一也

楊曰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能順其親乎故欲順其親必先乎誠

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況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況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有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

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動便是驗處若獲於上悅於親信於朋友皆是驗處也

尹曰苟能知此則道無餘蘊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養老尊賢國之急務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尹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

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

之爲之强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尹曰存乎中必形於外不可匿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尹曰聲音笑貌無其實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尹曰孟子之救時無非正道也淳于髡欲

以嫂溺爲喻而說之以枉道故再發問而
辭再屈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或問父子之閒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
不亦過乎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
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
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
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强教之也如學
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

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敎蓋考之孔子爲然也若孔子自敎其子則鯉之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曰父子主恩故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或問守身如何伊川先生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

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明道曰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又曰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又曰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

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又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又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

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爲周公其衰矣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

樂則安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
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
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
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
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
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
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
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伊川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攻其邪心心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

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楊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盖人與政俱不
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
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
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已正已則上可
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
不以正已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
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

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又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己正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矣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正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故以格君心之非爲先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

格君非心然後無所不正而所謂格君心者非有大人之實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呂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妄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得于非義而求全之毀猶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陳仲子欲潔一身而顯處母兄於不義其爲不義均矣而時人反譽以爲廉匡章責父以善而不相遇是愛

親之過者而時人反毀以不孝夫二人之行皆不近義而一毀一譽以亂其眞故仲子得譽孟子以不義排之匡章遭毀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毀譽豈可盡信哉

尹曰君子正已毀譽非所恤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人之患章

尹曰尊已自大人之常情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尹曰孟子責其誠不至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尹曰從而無所諫正與不見聽而從之是皆可罪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章

或問伊川舜不告而娶何也先生曰此須仔細理會舜三十方徵庸此時未娶亦莫

未遲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娶雖常人亦不肯爲孰謂舜而爲之舜不告而娶者蓋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何也若不如此此理會但言舜不告豈不害事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此因爲無後而言也孟子謂無後爲不孝之大因以舜之事明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伊川曰仁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

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又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如荑稗　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尹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為虛矣蓋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

呂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順常理也瞽不志於善而舜日以進善不害爲養志瞽日爲不善而舜不順乎不善不害爲順親　又曰不盡事親之道則父子之經不正故瞽瞍厎豫然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尹曰舜進此道所以爲大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楊曰舜之事瞽瞍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尹曰道一而已

尹曰孟子可謂知爲政矣

孟子告齊宣王章

楊曰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爲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爲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爲齊宣王言之使知爲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則無是理也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于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

或曰人臣之禮豈可視君如寇讎曰此三句說君臣相待厚薄感應之理非謂待之

之禮當如寇讎可誅可殺也若如此是孟子教人臣與人君爲怨敵無此理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章

尹曰君子見幾而作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章

尹曰致治之源必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或問伊川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

先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爲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橫渠先生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義得（誤）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

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
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
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
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
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
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
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
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禮
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尹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失者小故也大人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尹曰養之者不使漸乎不善孟子勉人以教育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或問伊川曰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先

生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耶

橫渠曰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楊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卒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

他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焉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然則居畎畝之中而天下爲已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尹曰有不爲者知所擇也唯能有所不爲

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尹曰言不可不愼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楊曰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尹曰已甚則失中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楊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尹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伊川曰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

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所往而非中矣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

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楊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大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尹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僞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

之常此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篤至如

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尹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

也必也親喪乎養生則人能勉至於送死

則其誠可知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

事莫非義理

明道曰學要自得而已矣大抵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又曰學問聞之知之者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又曰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

却只守明道曰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尹曰深造然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伊川曰孟子言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

約處則欲博學詳說以反之於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淵稱聖人最的當處旣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見多聞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

呂曰學以聚之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

功約卽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

謝曰由博以知約猶知四方而識中央也楊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爲哉　又云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

終有病與孟子之言異矣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于多聞多見之中將何以爲約卓而守之乎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之於掌爲不妄

尹曰與顏子稱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同意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橫渠曰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以善養人者凡教之養之者養人也

呂曰古之君子養人以善而不厚望于人故人得罪于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善養人而責人也深故愈深而人莫之服

尹曰以王霸言之霸者服人者也王者養人者也此王霸之所以異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伊川曰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

好敗物故凶

尹曰言之不祥莫大于蔽賢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尹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先生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

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于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

明道先生曰介父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于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橫渠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

性其仁而行又曰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
庶物察人倫者與　又曰明庶物察人倫
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人倫道之
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察人倫
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
甞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
耳如天春夏秋冬何甞有此名亦人名之
爾尹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
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伊川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又曰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

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又曰文王望道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

横渠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思兼三王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又曰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天下有道而巳在巳在人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又曰望

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尹曰周公大聖人也宜若無思觀其輔成王以措諸事業其勤若此然則爲學者豈可以不思思無邪而已曰不思者妄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

橫渠曰其義則竊取以明褒貶

楊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位號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爲褒貶以代刑賞尊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又曰春秋始于隱公其

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于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尹曰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又曰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于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楊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于親四

世而緦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寖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孔子流澤至孟子時未及五世其澤猶在夫人也孟子推尊孔子而不敢比其澤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但能私善乎人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章

或問伊川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先生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

取也然巳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于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無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所以傷惠

王彥輔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

之于死也何以知其可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明道先生聞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

楊曰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而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

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尹曰三者在可否之閒則如何惟義爲正

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章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

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

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

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

舜完廩浚井事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

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

此之學徒費心力　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尹曰爲取友而言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尹曰戒人之喪善而勉之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明道答橫渠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

動循累於外物顯竊以爲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

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心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伊川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智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又曰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

只有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是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為然後奪之于君奪之于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別　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

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言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章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又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横渠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楊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

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尹曰故者素也利則順而不害也智者則鑿矣行其所無事則不鑿也可坐而致不

鑿而已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尹曰惑于諂者以禮爲簡古今所同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橫渠云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伊川曰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尹曰忠恕而已矣

禹稷當平世章

伊川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橫渠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爲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

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何如也雖同其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天子豈有棄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鄰之別有責無責之異耳孔顏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楊氏答陳瑩中書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

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
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
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
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
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
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
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
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
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于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智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

矣而欲求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得自巳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巳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

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玆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尹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其所遇皆盡善焉　問禹稷顏回同道竊意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觀禹焦勞于外稷躬稼與顏淵無施勞同禹不矜不伐稷自耒便人與顏子無伐善同如何曰不須如此說禹稷顏淵同道謂窮達雖異其道則同也若如此說只是事也非道也

公都子曰匡章章

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如此則于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楊曰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或者乃獨責其反于舜使其行合于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與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也

尹曰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幸何以自辯

哉天下以私論人者悉皆然也故臣于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嘗不深歎而屢嗟焉

會子居武城章

尹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係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于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

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

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尹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宜乎不能知孟子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尹曰妻妾猶不能欺而況他人乎以驕妻妾之心而驕他人其無恥則一揆



